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0nB103

寒山子詩集

唐 閭丘胤集並序

明 王宗沐序　附拾得・豐干詩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寒山子詩集序
  - 寒山詩序
  - 寒山詩
  - 拾得詩附
  - 豐干詩附
- 卷目次
  - 1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寒山子詩集序

朝議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刺史上柱國賜緋魚袋閭丘胤撰

詳夫寒山子者，不知何許人也。自古老見之，皆謂貧人風狂之士，隱居天台唐興縣西七十里，號為寒巖。每於茲地，時還國清寺。寺有拾得，知食堂，尋常收貯餘殘菜滓於竹筒內，寒山若來，即負而去。或長廊徐行，叫噪陵人，或望空獨笑。時僧遂捉罵打趁，乃駐立撫掌，呵呵大笑，良久而去。且狀如貧子，形貌枯悴，一言一氣，理合其意，沉思有得，或宣暢乎道情。凡所啟言，洞該玄默，乃樺皮為冠，布裘破敝，木屐履地，是故至人遯跡，同類化物。或長廊唱詠，唯言：「咄哉！咄哉！三界輪迴。」或於村墅與牧牛子而歌笑，或逆或順，自樂其性，非哲者，安可識之矣？胤頃受丹丘薄宦，臨途之日，乃縈頭痛，遂召日者，醫治轉重。乃遇一禪師名豐干，言從天台山國清寺來，特此相訪，乃命救疾，師乃舒容而笑曰：「身居四大，病從幻生，若欲除之，應須淨水。」時乃持淨水上師，師乃噀之，須臾祛殄，乃謂胤曰：「台州海島嵐毒，到日必須保護。」胤乃問曰：「未審彼地當有何賢，堪為師仰？」師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取相，迺可見之。寒山文殊，遯跡國清，拾得普賢，狀如貧子，又似風狂，或去或來，在國清寺庫院走使、廚中著火。」言訖辭去。胤乃進途，至任台州，不忘其事。到任三日後，親往寺院，躬問禪宿，果合師言，乃令勘唐興縣有寒山、拾得是否。時縣申稱：「當縣界西七十里內有一巖，巖中古老，見有貧士頻往國清寺，止宿寺庫。中有一行者，名曰拾得。」胤乃特往禮拜，到國清寺，乃問寺眾：「此寺先有豐干禪師院在何處？并拾得、寒山子見在何處？」時僧道翹答曰：「豐干禪師院在經藏後，即今無人住得，每有一虎，時來此吼。寒山、拾得二人見在廚中。」僧引胤至豐干禪師院，乃開房，唯見虎跡，乃問僧寶德道翹：「禪師在日有何行業？」僧曰：「豐干在日，唯攻舂米供養，夜乃唱歌自樂。」遂至廚中灶前，見二人向火大笑，胤便禮拜，二人連聲喝胤，自相把手呵呵大笑，叫喚乃云：「豐干饒舌，饒舌彌陁不識，禮我何為？」僧徒奔集，遽相驚訝，何故尊官禮二貧士。時二人乃把手走出寺，乃令逐之，急走而去，即歸寒巖。胤乃重問僧曰：「此二人肯止此寺否？」乃令覓訪，喚歸寺安置。胤乃歸郡，遂置淨衣二對、香藥等，持送供養。時二人更不返寺，使乃就巖送上而見寒山子，乃高聲喝曰：「賊！賊！」退入巖穴。乃云：「報汝諸人，各各努力。」入穴，而云其穴自合，莫可

追之。其拾得跡沈無所，乃令僧道翹等具往日行狀，唯於竹木石壁書詩并村墅人家廳壁上所書文句三百餘首，及拾得於土地堂壁上書言偈，並纂集成卷。胤棲心佛理，幸逢道人，乃為讚曰：

「菩薩遯跡，　示同貧士。　獨居寒山，
自樂其志。　貌悴形枯，　布裘敝止。
出言成章，　諦實至理。　凡人不測，
謂風狂子。　時來天台，　入清國寺。
徐步長廊，　呵呵撫指。　或走或立，
喃喃獨語。　所食廚中，　殘飯菜滓。
吟偈悲哀，　僧俗咄捶。　都不動搖，
時人自恥。　作用自在，　凡愚難值。
即出一言，　頓祛塵累。　是故國清，
圖寫儀軌。　永劫供養，　長為弟子。
昔居寒山，　時來茲地。　稽首文殊，
寒山之士。　南無普賢，　拾得定是。
聊申贊嘆，　願超生死。」

寒山詩序

粵自嚴滄浪，以禪言詩，遂為千古玄論。彼以為詩之神理似禪，而情非近禪者，詩終不工。爾乃天台寒山子，以禪入聖，據其小傳所載，謂神能入石，為文殊應世者，則其為詩，豈非本色人語耶？故其集中之清幽冷淡，則如萬仞巖崖，風吹月照；其深永隱奧，則如洪流大造，源渺幾玄；其淺俗潦倒，則如納衣瓦缽，垂手入廛。真詩家之上乘也。昔之語寒山者多矣，皆涉附會。考其與趙州諗禪師同時，乃貞元間人，而其詩中往往微露其從軍豪宕之氣，計是時唐以分裂，豈係各藩鎮之忠臣義士，曾為將及柄兵者，不得志而逃於禪者邪？嗟乎！寒山既已成佛，游戲神通矣，又何意以詩名？此如空谷傳聲，乾坤間一段真韻天籟也。而世顧無有好之者，乃吾馬平益軒計公來守台郡，獨愛而梓之以傳。公文武經緯，高才孤韻，并其博綜群典，摛藻玄詣，真淩厲作者，皆不媿寒山。余嘗謂公門人陳生公綸曰：「安知公非如嚴首座、戒長老，與寒山為後身乎？」陳生唯唯稱賞。詩刻成而公示余，因書此以附於卷端。使寒山有知，其以余為饒舌邪？然後人因余言，可知寒山且知公也。

時萬曆己卯二月朔，郡人王宗沐書。

寒山子詩集

五言類

重巖我卜居，鳥道絕人跡。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石。住茲凡幾年，屢見春冬易。寄語鐘鼎家，虛名定何益？
欲得安身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斑白人，喃喃讀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卻來時道。
騮馬珊瑚鞭，驅馳洛陽道。自憐美少年，不信有衰老。白髮會應生，紅顏豈長保？但看北邙山，箇是蓬萊島。
巖前獨靜坐，圓月當天耀。萬象影現中，一輪本無照。廓然神自清，含虛洞玄玅。因指見其月，月是心樞要。
登陟寒山道，寒山路不窮。谿長石磊磊，澗闊草濛濛。苔滑非關雨，松鳴不假風。誰能超世累，共坐白雲中？
白雲高嵯峨，綠水蕩潭波。此處聞漁父，時時鼓棹歌。聲聲不可聽，令我愁思多。誰謂雀無角，其如穿屋何？
杳杳寒山道，落落泠澗濱。啾啾常有鳥，寂寂更無人。淅淅風吹面，紛紛雪積身。朝朝不見日，歲歲不知春。
鸚鵡宅西國，虞羅捕得歸。美人朝夕弄，出入在庭幃。賜以金籠貯，扃哉損羽衣。不知鴻與鵠，翩颺入雲飛。
春女衒容儀，相將南陌陲。看花愁日晚，隱樹怕風吹。年少從傍來，白馬黃金羈。何須久相弄，兒家夫婿知。
富兒會高堂，華燈何煒煌？此時無燭者，心願處其傍。不意遭排遣，還歸暗處藏。益人明詎損，頓訝惜餘光。
畫棟非吾宅，青林是我家。一生俄爾過，萬事莫言賒。濟渡不造筏，漂淪為採花。善根今未種，何日見生芽？
出生三十年，常遊千萬里。行江青草合，入塞紅塵起。鍊藥空求僊，讀書兼詠史。今日歸寒山，枕流兼洗耳。
昨夜夢還鄉，見婦機中織。駐梭若有思，擎梭似無力。呼之回面視，況復不相識？應是別多年，鬢毛非舊色。
妾家邯鄲住，歌聲亦抑揚。賴我安隱處，此曲舊來長。既醉莫言歸，留連日未央。兒家寢宿處，繡被滿銀床。
獨坐常忽忽，情懷何悠悠？山腰雲漫漫，谷口風颼颼。猿來樹嫋嫋，鳥入林啾啾。時催鬢颯颯，歲盡老惆惆。
有鳥五色文，棲桐食竹實。徐動合和儀，鳴中施禮律。昨來何以至，為君暫時出。儻聞弦歌聲，作舞欣今日。
自在白雲閒，從來非買山。下危須策杖，上險捉藤攀。澗邊松常翠，谿邊石自斑。友勿雖阻絕，春至鳥關關。
水清澄澄瑩，徹底自然見。心中無一事，萬境不能轉。心既不妄起，永劫無改變。若能如是知，是知無背面。

常聞漢武帝，爰及秦始皇。俱好神僊術，延年竟不長。金臺既摧折，沙石遂滅亡。茂陵與驪嶽，今日草茫茫。
寒巖深更好，無人行此道。白雲高岫閒，青嶂孤猿嘯。我更何所親？暢志自宜老。形容寒暑遷，心珠甚可保。
寒山唯白雲，寂寂絕埃塵，草座山家有，孤燈明月輪。石床臨碧沼，虎鹿每為鄰。自羨幽居樂，長為象外人。
花上黃鶯子，關關聲可憐，美人顏似玉，對此弄鳴弦。翫之能不足，眷戀在齠年。花飛鳥亦散，灑淚春風前。
君看葉裏花，能得幾時好？今日畏人攀，明朝待誰掃？可憐嬌豔情，年多轉成老。將世比於花，紅顏豈長保。
昨見河邊樹，摧殘不可論。二三餘蕊卉，千萬斧刀痕。霜剝萎黃葉，波衝枯朽根。生處當如此，何必怨乾坤？
可笑寒山道，而無車馬蹤。聯谿難記曲，疊嶂不知重。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此時迷徑處，形問影何從？
山中何太冷，自古非今年。沓嶂恒疑雪，幽林每吐煙。草生芒種後，落葉立秋前。此有沉迷客，窺窺不見天。
城中娥眉女，珠珮珂珊珊。鸚鵡花前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月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容不耐寒。
欲向東巖去，于今無量年。昨來攀葛上，半路困風煙。徑窄衣難進，苔粘履不前。住茲丹桂下，且枕白雲眠。
吾家好隱淪，居處絕囂塵。踐草成三徑，瞻雲作四鄰。助歌聲有鳥，問法語無人。今日娑婆樹，幾年為一春。
琴書須自隨，祿位用何為？投輦從賢婦，巾車有孝兒。風吹曝麥地，水溢沃魚池。常念鷓鴣鳥，安身有一枝。
弟兄同五郡，父子本三州。欲驗飛凫集，須徵白兔遊。靈瓜夢裏受，神橘座中收。鄉國何迢遞？同魚寄水流。
人問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釋，日出霧朦朧。似我何由屆？與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還得到其中。
驅馬度荒城，荒城重客情。高低舊雉堞，大小古墳塋。自振孤蓬影，長凝拱木聲。所嗟皆俗骨，僊史更無名。
家住綠巖下，庭蕪更不芟。新藤垂繚繞，古石豎巉巖。山果獼猴摘，池魚白鷺啣。僊書一兩卷，樹下讀喃喃。
歲去換愁年，春來物色鮮。山花夾綠水，巖樹舞青煙。蜂蝶自云樂，禽魚更可憐。朋遊情未已，徹曉不能眠。
茅棟野人居，門前車馬疏。林幽偏聚鳥，谿闊本藏魚。山果攜兒摘，皋田共婦鋤。山中何所有？唯有一床書。
聞道愁難遣，斯言會不真。昨朝始趁卻，今日又纏身。月盡愁難盡，年新愁更新。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

三月蠶猶小，女人來採花，隔墻弄蝴蝶，臨水擲蝦蟆。羅袖盛梅子，金鎞挑筍芽，鬥論爭物色，此地是予家。
璨璨盧家女，舊來名莫愁，貪乘摘花馬，樂搒採蓮舟。膝坐綠熊席，身披青鳳裘，哀傷百年內，不免歸山丘。
獨臥重巖下，蒸雲晝不消。室中雖暡霺，心裏絕喧囂。夢去遊金闕，魂歸度石橋，拋除鬧我者，歷歷樹間瓢。
相喚採芙容，可憐清江裏，遊戲不覺暮，屢見狂風起。浪捧鴛鴦兒，波搖鸂鶒子。此時居舟楫，浩蕩情無已。
群女戲夕陽，風來滿路香，綴裙金蛺蝶，插髻玉鴛鴦。角婢紅羅縝，閹奴紫錦裳。為觀失道者，鬢白心惶惶。
山客心悄悄，常嗟歲序遷。辛勤採芝木，搜斥詎成僊。庭廓雲初卷，林明月正圓。不歸何所為？桂樹相留連。
卜擇幽居地，天台更莫言。猿啼谿霧冷，嶽色草門連。竹葉覆松室，開池引澗泉。已甘休萬事，採蕨度殘年。
白拂旃檀柄，馨香竟日聞。柔和如卷霧，搖曳似行雲。禮奉宜當暑，高提復祛塵。時時方丈內，將用指迷人。
尋思少年日，遊獵向平陵。國使職非願，神僊未足稱。聯翩騎白馬，喝兔放蒼鷹。不覺今流落，皤皤誰見矜？
偃息深林下，從生是農夫。立身既質直，出語無諂諛。保我不鑒璧，信君方得珠。焉能同泛灩，極目波上凫？
層層山水秀，煙霞鎖翠微。嵐拂紗巾濕，露霑蓑草衣。足躡遊方履，手執古藤枝。更觀塵世外，夢境復何為？
止宿鴛鴦鳥，一雄兼一雌。銜花相共食，刷羽每相隨。戲入煙霄裏，宿歸沙岸湄。自憐生樂處，不奪鳳凰池。
少小帶經鋤，本將兄共居。緣遭他輩責，剩被自妻疏。拋絕紅塵境，常遊好閱書。誰惜一斗水，活取轍中魚。
田家避暑月，斗酒共誰歡？雜雜排僊果，疏疏圍酒樽。蘆苘將代席，蕉葉且充盤。醉後搘頤坐，須彌小彈丸。
鳥弄情不堪，其時臥草菴。櫻桃向杏杏，楊柳正氂氂。旭日銜青嶂，晴雲洗綠潭。誰知出塵俗，馭上寒山南。
寒山多幽奇，登者皆恒懾。月照水澄澄，風吹草獵獵。凋梅雪作花，杌木雲充葉。觸雨轉僊靈，非晴不可涉。
以我棲遲處，幽深難可論。無風藤自動，不霧竹長昏。澗水緣誰咽？山雲忽自屯。午時菴內坐，始覺日頭暾。
有樂且須樂，時哉不可失。雖云一百年，豈滿三萬日？寄世是須臾，論錢莫啾唧。孝經末後篇，委曲陳情畢。
憶惜過逢處，人間逐勝遊。樂山登萬仞，愛水汎千舟。送客琵琶谷，攜琴鸚鵡洲。焉知松樹下，抱膝冷颼颼？

報汝修道者，進求虛勞神。人有精靈物，無字復無文。呼時歷歷應，隱處不居存。叮嚀善保護，勿令有點痕。
去年春鳥鳴，此時思弟兄。今年秋菊爛，此時思發生。綠水千腸咽，黃雲四面平。哀哉百年內，腸斷憶咸京。
自樂平生道，煙蘿石洞間。野情多放曠，長伴白雲閒。有路不通世，無心孰可攀？石床孤夜坐，圓月上寒山。
時人尋雲路，雲路杳無蹤。山高多嶮峻，澗闊少玲瓏。碧嶂前兼後，白雲西復東。欲知雲路處，雲路在虛空。
凡讀我詩者，心中須護淨。慳貪繼日廉，諂曲登時正。驅除遣惡業，歸依受真性。今日得佛身，急急如律令。
俊傑馬上郎，揮鞭指綠楊。謂言無死日，終不作梯航。四運花自好，一朝成萎黃。醍醐與石蜜，至死不能嘗。
一為書劍客，三遇聖明君。東守文不賞，西征武不勳。學文兼學武，學武兼學文。今日既老矣，餘生不足云。
莊子說送死，天地為棺槨。吾歸此有時，唯須一幡箔。死將餧青蠅，弔不勞白鶴。餓著首陽山，生廉死亦樂。
天生百尺樹，翦作長條木。可惜棟梁材，拋之在幽谷。年多心尚勁，日久皮漸禿。識者取將來，猶堪拄馬屋。
玉堂掛珠簾，中有嬋娟子。其貌勝神僊，容華若桃李。東家春霧生，西舍秋風起。更過三十年，還成甘蔗滓。
父母續經多，田園不羨他。婦搖機軋軋，兒弄口喎喎。拍手催花舞，搘頤聽鳥歌。誰當來嘆賞？樵客屢經過。
四時無止息，年去又年來。萬物有代謝，九天無朽摧。東明又西暗，花落復花開。唯有黃泉客，冥冥去不迴。
手筆太縱橫，身材極魁偉。生為有限身，死作無名鬼。自古多如此，君今爭奈何？可來白雲裏，教你紫芝歌。
有一餐霞子，其居諱俗遊。論時實蕭爽，在夏亦如秋。幽澗常瀝瀝，高松風颼颼。其中半日坐，忘卻百年愁。
快搒三翼舟，善乘千里馬。莫能造我家，謂言最幽野。巖穴深嶂中，雲雷竟日下。自非孔丘公，無能相救者。
少年何所愁？愁見鬢毛白。白更何所愁？愁見日逼迫。移向東岱居，配守北邙宅。何忍出此言？此言傷老客。
智者君拋我，愚者我拋君。非愚亦非智，從此繼相聞。入夜歌明月，侵晨舞白雲，焉能住口手，端坐鬢紛紛。
兩龜乘犢車，驀出路頭戲。一蠆從傍來，苦死欲求寄。不載爽人情，始載被沈累。彈指不可論，行恩卻遭刺。
東家一老婆，富來三五年。昔日貧於我，今笑我無錢。渠笑我在後，我笑渠在前。相笑儻不止，東邊復西邊。

慣居幽隱處，乍向國清中。時訪豐干老，仍來看拾公。獨回上寒巖，無人話合同。尋究無源水，源窮水不窮。
氏眼鄒公妻，邯鄲杜生母。二人同共老，一種好面首。昨日會客場，惡衣排在後。只為著破裙，喫他殘麨[麩-夫+婁]。
夫物有所用，用之各有宜。用之若失所，一缺復一虧。圓鑿而方柄，悲哉空爾為。驊騮將捕鼠，不及跛貓兒。
誰家長不死？死事舊來均。始憶八尺漢，俄成一聚塵。黃泉無曉日，青草有時春。行到傷心處，松風愁殺人。
竟日長如醉，流年不暫停。埋著蓬蒿下，曉日何冥冥？骨肉消散盡，魂魄幾凋零。遮莫咬鐵口，無因讀老經。
一向寒山坐，淹留三十年。昨來訪親友，太半入黃泉。漸滅如殘燭，長流似逝川。今朝對孤影，不學淚雙懸。
垂柳暗如煙，飛花飄似霰。夫居離婦州，婦住思夫縣。各在天一涯，何時復相見？寄語明月樓，莫貯雙飛燕。
有酒相招飲，有肉相呼喫。黃泉前後人，少壯須努力。玉帶暫時華，金釵非久飾。張翁與鄭婆，一去無消息。
可憐好丈夫，身體極稜稜。春秋未三十，才藝百般能。金羈逐俠客，玉饌集良朋。唯有一般惡，不傳無盡燈。
桃花欲經夏，風月催不待。訪覓漢時人，能無一箇在。朝朝花遷落，歲歲人移改。今人揚塵處，昔時為大海。
我見東家女，年可十有八。西舍競來問，願姻夫妻佸。烹羊煮眾命，聚頭作婬殺。含笑樂呵呵，啼哭受殃決。
田舍多桑園，牛犢滿廄轍。肯信有因果，頑皮早晚裂。眼看消磨盡，當頭各自活。紙褲瓦作褌，到頭凍餓殺。
極目兮長望，白雲四茫茫。鴟鴉飽腲腇，鸞鳳饑徬徨。駿馬放石磧，蹇驢能至堂。天高不可問，鷦鷯在滄浪。
若人逢鬼魅，第一怕驚懼。捺硬莫采渠，呼名自當去。燒香請佛力，禮拜求僧助。蚊子叮鐵牛，無渠下觜處。
浩浩黃河水，東流長不息。悠悠不見清，人人壽有極。苟欲乘白雲，曷由生羽翼？唯當鬢皤時，行住須努力。
乘茲朽木船，採彼紝婆子。行至大海中，波濤復不止。唯齎一宿糧，去岸三千里。煩惱從何生？愁哉緣苦起。
默默永無言，後生何所述？隱居在林藪，智境何由出？枯槁非堅衛，風霜成夭疾。土牛耕石田，未有得稻日。
快哉混沌身，不飯復不尿。遭得誰鑽鑿？因之立九竅。朝朝為衣食，歲歲愁租調。千箇爭一錢，聚頭亡命叫。
啼哭緣何事？淚如珠子顆。應當有別離，復是遭喪禍。所為在貧窮，未能了因果。塚間瞻死屍，六道不忻我。

婦女慵經織，男夫嬾耨田。輕浮耽挾彈，趾蹤拈抹弦。凍骨衣應急，充腸食在先。今誰念於汝，痛苦哭蒼天。
不行真正道，隨邪號行婆。口慚神佛母，心懷嫉妒多。背後噇魚肉，人前念佛陀。如此修身處，應難避柰何？
有漢姓傲慢，名貪字不廉。一身無所解，百事被他嫌。死惡黃連苦，生憐白蜜甜。喫魚猶未止，食肉更無厭。
益者益其精，可名為有益。易者易其形，是名為有易。能益復能易，當得上僊籍。無益復無易，終不免死厄。
徒勞說三史，浪自看五經。洎老檢黃籍，依然注白丁。筮遭迍蹇卦，生主虛危星。不及河邊樹，年年一度青。
我今有一襦，非羅復非綺。借問作何色，不紅亦不紫。夏天將作衫，冬天將作被。冬夏遞互用，長年只者是。
貪人好聚財，恰如梟愛子，子大而食母，財多還害己。散之即福生，聚之即禍起，無財亦無禍，鼓翼青雲裏。
去家一萬里，提劍擊匈奴。得利渠即死，失利汝即殂。渠命既不惜，汝命有何辜？教汝百勝術，不貪為上謨。
惡趣甚茫茫，冥冥無日光。人間八百歲，未抵半宵長。此等諸癡子，論情甚可傷。勸君求出離，認取法中王。
天高高不窮，地厚厚無極。動物在其中，憑茲造化力。爭頭覓飽暖，作計相噉食。因果都未詳，盲兒問乳色。
天下幾種人，論時色數有。賈婆如許夫，黃老元無婦。衛氏兒可憐，鍾家女極醜。渠若向西行，我便東邊走。
賢士不貪婪，癡人好鑪冶，麥地占他家，竹園皆我者。努膊覓錢財，切齒驅奴馬，須看郭門外，壘壘松樹下。
有人把椿樹，喚作白旃檀。學道多沙數，幾箇得泥丸？棄金卻擔草，謾他亦自謾。似聚沙一處，成團也大難。
蒸沙擬作飯，臨渴始掘井。用力磨碌磚，那堪將作鏡？佛說元平等，總有真如性。但自審思量，不用閑爭競。
欲識生死譬，且將冰水比。水結即成冰，冰消返成水。已死必應生，出生還復死。冰水不相傷，生死還雙美。
滿卷才子詩，溢壺聖人酒。行愛觀牛犢，坐不離左右。霜露入茅簷，月華明戶牖。此時吸兩甌，吟詩兩三首。
施家有兩兒，以藝于齊楚。文武各自備，託身為得所。孟公問其術，我子親教汝。秦衛兩不成，失時成齟齬。
或有衒行人，才藝過周孔。見罷頭兀兀，看時身侗侗。繩牽未肯行，錐刺猶不動。恰似羊公鶴，可憐生懂懵。
變化計無窮，生死竟不止。三途鳥雀身，五嶽魚龍已。世濁作羭羯，時清為騄駬。前迴是富兒，今度成貧士。

書判全非弱，嫌身不得官。銓曹被拗折，洗垢覓瘡瘢。必也關天保，今年更試看。盲兒射雀日，偶中亦非難。
吁嗟濁濫處，羅剎共賢人。謂是荒流類，焉知道不親？狐假獅子勢，詐妄卻稱真。鉛礦入鑪冶，方知金不精。
大有饑寒客，生將獸魚誅。長存廟下石，時笑路邊隅。累日空思飯，終久不識襦。唯齎一束草，并帶五升麩。
浪造凌霄閣，虛登百尺樓。養生仍夭命，誘讀詎封侯。不用從黃石，何須厭白頭？未能端似箭，旦莫曲如鉤。
富貴親疏聚，只為多錢米。貧賤骨肉離，非關少兄弟。急須歸去來，招賢閣未啟。浪行朱雀街，踏破皮鞋底。
新穀尚未熟，舊穀今已無。就貸一斗許，門外立踟躕。夫出教問婦，婦出遣問夫。慳惜不救乏，財多為累愚。
大有好笑事，略陳三五箇。張公富奢華，孟子貧轗軻。只取侏儒飽，不憐方朔餓。巴歌唱者多，白雪無人和。
雍容美少年，博覽諸經史，盡號曰先生，皆稱為學士。未能得官職，不解秉耒耜，冬披破布衫，蓋是書誤已。
昨日何悠悠，場中可憐許。上為桃李徑，下作蘭蓀渚。復有綺羅人，舍中翠毛羽。相逢欲相喚，脈脈不能語。
之子何遑遑？卜居須自審。南方瘴癘多，北地風霜甚。荒陬不可居，毒川難可飲。魂兮歸去來，食我家園葚。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載憂。自身病始可，又為子孫愁。下視禾根土，上看桑樹頭。秤槌落東海，到底始知休。
有樹先林生，計年逾一倍。根遭陵谷變，葉被風霜改。咸笑外凋零，不憐內文彩。皮膚脫落盡，唯有真實在。
有人畏白首，不肯捨朱紱。採藥空求僊，根苗亂挑掘。數年無效驗，癡意瞋怫鬱。獵師披袈裟，元非汝使物。
一自遯寒山，養命餐山果。平生何所憂？此世隨緣過。日月如逝川，光陰石中火。任你天地移，我暢巖中坐。
我見世間人，茫茫走路塵。不知此中事，將何為去津？榮華能幾日，眷屬片時親。縱有千斤金，不如林下貧。
吁嗟貧復病，為人絕友親。甕裏長無飯，甑中屢生塵。蓬菴不免兩，漏榻劣容身。莫怪今憔悴，多愁定損人。
秉志不可卷，須知我匪席。浪造山林中，獨臥盤陀石。辯士來勸余，速今受金璧。鑿墻植蓬蒿，若此非有益。
精神殊爽爽，形貌極堂堂。能射穿七扎，讀書覽五行。經眠虎頭枕，昔坐象牙床。若無阿堵物，不啻冷如霜。
有身與無身，是我復非我。如此審思量，遷延倚巖坐。足間青草生，頂上紅塵墮。已見俗中人，靈床施酒果。

讀書豈免死？讀書豈免貧？何似好識字，識字勝他人。丈夫不識字，無處可安身。黃連搵蒜醬，忘計是苦辛。
昨日遊峰頂，下窺千尺崖。臨危一株樹，風擺兩枝開。雨漂即零落，日曬作塵埃。嗟見此茂秀，今為一聚灰。
我聞天台山，山中有琪樹。永言欲攀上，莫繞石橋路。緣此生悲嘆，幸居將已暮。今日觀鏡中，颯颯鬢垂素。
徒閉蓬門坐，頻經歲月遷。唯聞人作鬼，不見鶴成僊。念此那堪說，隨緣須自憐。迴看郊郭外，古墓犁為田。
自見天台頂，孤高出眾群。風搖松竹韻，月現海潮頻。下望青山際，談玄有白雲。野情便山水，本志慕道倫。
何以長惆悵？人生似朝菌。那堪數十年，新舊凋零盡。以此思自哀，哀情不可忍。柰何當柰何，脫體歸山隱。
寒山棲隱處，絕得雜人過。時逢林內鳥，相共唱山歌。瑞草聯谿谷，老松枕嵯峨。可觀無事客，憩歇在巖阿。
迴聳霄漢外，雲裏路岧嶢。瀑布千丈流，如鋪練一條。下有棲心窟，橫安定命橋。雄雄鎮世界，天台名獨超。
洛陽多女兒，春日逞華麗。共折路邊花，各持插高髻。髻高花匝匝，人見皆睥睨。別求醯醯憐，將歸見夫婿。
平野水寬闊，丹丘連四明。僊都最高秀，群峰聳翠屏。遠遠望何極？矹矹勢相迎。獨標海隅外，處處播嘉名。
盤陀石上坐，谿澗冷凄凄。靜玩偏嘉麗，虛巖蒙霧迷。怡然憩歇處，日斜樹影低。我自觀心地，蓮花出淤泥。
世有聰明士，救苦探幽文。三端自孤立，六藝越諸君。神氣卓然異，精彩超眾群。不識箇中意，逐境亂紛紛。
箇是何措大，時來省南院。年可三十餘，曾經四五選。囊裏無青蚨，篋中有黃卷，行到食店前，不敢暫回面。
老翁娶少婦，髮白婦不耐。老婆嫁少夫，面黃夫不愛。老翁娶老婆，一一無棄背。少婦嫁少夫，兩兩相憐態。
不須攻人惡，不須伐己善。行之則可行，卷之則可卷。祿厚憂責大，言深慮交淺。聞茲若念茲，小兒自當見。
隱士遁人間，多向山中眠。青蘿疏麓麓，碧澗響聯聯。騰騰且安樂，悠悠自清閒。免有染世事，心淨如白蓮。
元非隱逸士，自號山林人。仕魯蒙幘帛，且愛裹疏巾。道有巢許操，恥為堯舜臣。獼猴罩帽子，學人避風塵。
今日巖前坐，坐久煙雲收。一道清谿冷，千尋碧嶂頭。白雲朝影靜，明月夜光浮。身上無塵垢，心中那更憂。
千雲萬水間，中有一閑士。白日遊青山，夜歸巖下睡。倏爾過春秋，寂然無塵累。快哉何所依，靜若秋江水。

高高峰頂上，四顧極無邊。獨坐無人知，孤月照寒泉。泉中且無月，月自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中不是禪。
縱你居犀角，饒君帶虎睛。桃枝折作醫，蒜殼取為瓔。暖腹茱萸酒，空心枸杞羹。終歸不免死，浪自覓長生。
世有多事人，廣學諸知見。不識本真性，與道轉懸遠。若能明實相，豈用陳虛願？一念了自心，開佛之知見。
董郎年少時，出入帝京裏。衫作嫩鵝黃，容儀畫相似。常騎踏雪馬，拂拂紅塵起。觀者滿路傍，箇是誰家子？
丈夫莫守困，無錢須經紀，養得一牸牛，生得五犢子。犢子又生兒，積數無窮已，寄語陶朱公，富與君相似。
夕陽下西山，草木光曄曄。復有朦朧處，松蘿相連接。此中多伏虎，見我奮迅鬣。手中無寸刃，爭不懼懾懾？
他賢君即受，不賢君莫與。君賢他見容，不賢他亦拒。憐善矜不能，仁徒方得所。勸逐子張言，拋卻卜商語。
寒山有裸蟲，身白而頭黑。手把兩卷書，一道將一德。住不安釜灶，行不齎糧械。常持智慧劍，擬破煩惱賊。
可貴天然物，獨立無伴侶。覓他不可見，出入無門戶。促之在方寸，延之一切處。你若不信受，相逢不相遇。
大海水無邊，魚龍萬萬千。遞互相食噉，冗冗癡肉團。為心不了絕，妄想起如煙。性月澄澄朗，廓爾照無邊。
生前太愚癡，不為今日悟。今日如許貧，總是前生做。今生又不修，來生還如故。兩岸各無船，渺渺應難渡。
自有慳惜人，我非慳惜輩。衣單為舞穿，酒盡緣歌啐。常取一腹飽，莫令兩腳儽。蓬蒿鑽髑髏，此日君應悔。
我行經古墳，淚盡嗟存歿。塚破壓黃腸，棺穿露白骨。欹斜有瓮瓶，掁撥無簪笏。風至攪其中，灰塵亂[土*孛][土*孛]。
俗薄真成薄，人心箇不同。殷翁笑柳老，柳老笑殷翁。何故兩相笑，俱行譣詖中。裝車競嵽嵲，翻載各瀧涷。
教汝數般事，思賢知我賢，極貧忍賣屋，纔富須買田。空腹不得走，枕頭須莫眠，此言期共見，掛在日東邊。
昔時可可貧，今日最貧凍。作事不諧和，觸途成倥傯。行泥屢腳屈，坐社頻腹痛。失卻斑貓兒，老鼠圍飯瓮。
余家有一窟，窟中無一物。淨潔空堂堂，光華明日日。蔬食養微軀，布裘遮幻質。任你千聖現，我有天真佛。
可惜百年屋，左倒右復傾。墻壁分散盡，木植亂差橫。磚瓦片片落，朽爛不堪停。任風吹驀塌，再豎卒難成。
笑我田舍兒，頭頰底縶濕。巾子未曾高，腰帶長時急。非是不及時，無錢趁不及。一日有錢財，浮圓頂上立。

從生不往來，至死無仁義。言既有枝葉，心懷便譣詖。若其開小道，緣此生大偽。詐說造雲梯，削之成棘刺。
一瓦鑄金成，一瓶埏泥出。二瓶任君看，那箇瓶牢實。欲知瓶有二，須知業非一。將此驗生因，修行在今日。
摧殘荒草廬，其中煙火蔚。借問群小兒，生來凡幾日？門外有三車，迎之不肯出。飽食腹膨脖，箇是癡頑物。
說食終不飽，說衣不免寒。飽喫須是飯，著衣方免寒。不解審思量，只道求佛難。迴心即是佛，莫向外頭看。
不見朝垂露，日爍自消除。人身亦如此，閻浮是寄居。慎莫因循過，且令三毒祛。菩提即煩惱，盡令無有餘。
死生元有命，富貴本由天。此是古人語，吾今非謬傳。聰明好短命，癡騃卻長年。鈍物豐財寶，惺惺漢無錢。
國以人為本，猶如樹因地。地厚樹扶疏，地薄樹憔悴。不得露其根，枝枯子先墜。決陂以取魚，是求一期利。
白鶴啣苦花，千里作一息。欲往蓬萊山，將此充糧食。未達毛摧落，離群心慘惻。卻歸舊來巢，妻子不相識。
昔日經行處，今復七十年。故人無往來，埋在古塚間。余今頭已白，猶守片雲山。為報後來者，何不讀古言？
我見利智人，觀者便知意。不假尋文字，直入如來地。心不逐諸緣，意根不妄起。心意不生時，內外無餘事。
本志慕道倫，道倫常獲親。時逢社源客，每接話禪賓。談玄月明夜，探理日臨晨。萬機俱泯跡，方識本來人。
世事何悠悠，貪生未肯休。研盡大地石，何時得歇頭？四時凋變易，八節急如流。為報火宅主，露地騎白牛。
自從出家後，漸得養生趣。伸縮四肢全，勤聽六根具。褐衣隨春秋，糲飯供朝暮。今日懇懇修，願與佛相遇。
可嘆浮生人，悠悠何日了？朝朝無閑時，年年不覺老。總為求衣食，令心生煩惱。擾擾百千年，去來三惡道。
二儀既開闢，人乃居其中。迷汝即吐霧，醒汝即吹風。惜汝即富貴，奪汝即貧窮。碌碌群漢子，萬事由天公。
傳語諸公子，聽說石齊奴。僮僕八百人，水碓三十區。舍下養魚鳥，樓上吹笙竽。伸頭臨白刃，癡心為綠珠。
出身既擾擾，世事非一狀。未能捨流俗，所以相追訪。昨弔徐五死，今送劉三葬。日日不得閑，為此心悽愴。
世有一般人，不惡又不善。不識主人翁，隨客處處轉。因循過時光，渾是癡肉臠。雖有一靈臺，如同客作漢。
是我有錢日，恒為汝貸將。汝今既飽煖，見我不分張。須憶汝欲得，似我今承望。有無更代事，勸汝熟思量。

人以身為本，本以心為柄。本在心莫邪，心邪喪本命。未能免此殃，何言嬾照鏡？不念金剛經，卻令菩薩病。
五嶽俱成粉，須彌一寸山。大海一滴水，吸入其心田。生長菩提子，遍蓋天中天。語汝慕道者，慎莫繞十纏。
無衣自訪覓，莫共狐謀裘。無食自採取，莫共羊謀羞。借皮兼借肉，懷歎復懷愁。皆緣義所失，衣食常不周。
我見黃河水，凡經幾度清。水流如急箭，人世若浮萍。癡屬根本業，無明煩惱坑。輪迴幾許劫，只為造迷盲。
常聞釋迦佛，先受然燈記。然燈與釋迦，只論前後智。前後體非殊，異中無有異，一佛一切佛，心是如來地。
客嘆寒山子，君詩無道理，吾觀乎古人，貧賤不為恥。應之笑此言，談何疏闊矣。願君似今日，錢是急事爾。
一人好頭肚，六藝盡皆通。南見趁向北，西見趁向東。長漂如泛萍，不息似飛蓬。問是何等色？姓貧名曰空。
富兒多鞅掌，觸事難秖承，倉米已赫赤，不貸人斗升。轉懷鉤距意，買絹先揀綾，若至臨終日，弔客有蒼繩。
柳郎八十二，藍嫂一十八。夫妻共百年，相連情狡猾。弄璋字烏[虎*瓦]，擲瓦名婠妠。屢見枯楊萯，常遭青女殺。
可笑五陰窟，四蛇同苦居。黑暗無明燭，三毒遞相驅。伴儅六箇賊，劫掠法財珠。斬卻魔軍輩，安泰湛如蘇。
世有一等流，悠悠似木頭。出語無知解，云我百不憂。問道道不會，問佛佛不求。仔細推尋著，茫然一場愁。
箇是誰家子，為人大被憎。癡心常憒憒，肉眼醉瞢瞢。見佛不禮佛，逢僧不施僧。唯知打大臠，除此百無能。
鹿生深林中，飲水而食草。伸腳樹下眠，可憐無煩惱。繫之在華堂，餚膳極肥好。終日不肯嘗，形容轉枯槁。
自古諸哲人，不見有長存。生而還復死，盡變作灰塵。積骨如毗富，別淚成海津。唯有空名在，豈免生死輪？
我見世間人，生而還復死，昨朝猶二八，壯氣胸襟士。如今七十過，力困形憔悴，恰似春日花，朝開夜落爾。
自古多少聖，叮嚀教自信。人根性不等，高下有利鈍。真佛不肯認，置力枉受困。不知清淨心，便是法王印。
可畏三界輪，念念未曾息。纔始似出頭，又卻遭沉溺。假使非非想，蓋緣多福力。爭似識真源，一得即永得。
可畏輪迴苦，往復似翻塵。蟻巡環未息，六道亂紛紛。改頭換面孔，不離舊時人。速了黑暗獄，無令心性昏。
襤縷關前業，莫訶今日身。若言由冢宅，箇是極癡人。到頭君作鬼，豈令男女貧？皎然易解事，作麼無精神？

余鄉有一宅，其宅無正主。地生一寸草，水垂一滴露。火燒六箇賊，風吹黑雲雨。仔細尋本人，布裹真珠爾。
寒山出此語，此語無人信。蜜甜足人嘗，黃蘗苦難吞。順情生喜悅，逆意多嗔恨。但看木傀儡，弄了一場困。
有箇王秀才，笑我詩多失。云不識蜂腰，仍不會鶴膝。平側不解壓，凡言取次出。我笑你作詩，如盲徒詠日。
三五癡後生，作事不真實。未讀十卷書，強把雌黃筆。將他儒行篇，喚作賊盜律。脫體似蟬蟲，咬破他書帙。
眾生不可說，何意許顛邪？面上兩惡鳥，心中三毒蛇。是渠作障礙，使你事煩拏。高攀手彈指，南無佛陀邪？
養子不經師，不及都亭鼠。何曾見好人？豈聞長者語？為染在薰蕕，應須擇朋侶。五月販鮮魚，莫教人笑汝。
時人見寒山，各謂是風顛。貌不起人目，身唯布裘纏。我語他不會，他語我不言。為報往來者，可來向寒山。
勸你休去來，莫惱他閻老。失腳入三途，粉骨遭千擣。長為地獄人，永隔今生道。勉你信余言，識取衣中寶。
世間一等流，誠堪與人笑。出家獘己身，誑俗將為道。雖著離塵衣，衣中多養蚤。不如歸去來，識取心王好。
我住在村鄉，無爺亦無孃。無名無姓第，人喚作張王。並無人教我，貧賤也尋常。自憐心的實，堅固等金剛。
為人常喫用，愛意須慳惜。老去不自由，漸被他催斥。送向荒山頭，一生願虛擲。亡羊罷補牢，失意終無極。
寄語食肉漢，食時無逗遛。今生過去種，未來今日修。只取今日美，不畏來生憂。老鼠入飯瓮，雖飽難出頭。
我在村中住，眾推無比方。昨日到城下，仍被狗形相。或嫌褲太窄，或說衫少長，撐卻鷂子眼，雀兒舞堂堂。
如許多寶貝，海中乘壞舸。前頭失卻桅，後面又無柁。宛轉任風吹，高低隨浪簸，如何得到岸？努力莫端坐。
男兒大丈夫，作事莫莽鹵。勁挺鐵石心，直取菩提路。邪路不用行，行之枉辛苦。不要求佛果，識取心王主。
嘖嘖買魚肉，擔歸餧妻子。何須殺他命，將來活汝已。此非天堂緣，純是地獄滓。徐六語破堆，始知沒道理。
六極常嬰困，九維徒自論。有才遺草澤，無藝閉蓬門。日上巖猶暗，煙消谷尚昏。其中長者子，箇箇總無褌。
城北仲翁翁，渠家多酒肉。仲翁婦死時，弔客滿堂屋。仲翁自身亡，能無一人哭。喫他盃臠者，何太冷心腹。
人生一百年，佛說十二部。慈悲如野鹿，瞋怒似家狗。家狗趕不去，野鹿常好走。欲伏獼猴心，須聽獅子吼。

養女畏太多，已生須訓誘。捺頭遣小心，鞭背令緘口。未解乘機杼，那堪事箕帚？張婆語驢駒：汝大不知母。
我見百十狗，箇箇毛髽鬌。臥者樂自臥，行者樂自行。投之一塊骨，相與啀喍爭。良由為骨少，狗多分不平。
豬喫死人肉，人喫死豬腸。豬不嫌人臭，人返道豬香。豬死拋水內，人死掘地藏。彼此莫相喫，蓮花生沸湯。
世有一等愚，茫茫恰似驢。還解人言語，貪婬狀若豬。險歌難可測，實語卻成虛。誰能共伊語，令教莫此居。
蹭蹬諸貧士，饑寒成至極。閑居好作詩，札札用心力。賤人言孰采？勸君休嘆息。題安餬餅上，乞狗也不喫。
貧驢欠一尺，富狗剩三寸。若分貧不平，中半貧與困。始取驢飽足，卻令狗饑頓。為汝熟思量，令我也愁悶。
赫赫誰壚肆？其酒甚濃厚。可憐高幡幟，極目平升斗。何意訝不售，其家多猛狗。童子若來沽，狗咬便是走。
我見一癡漢，仍居三兩婦。養得八九兒，總是隨宜手。丁戶是新差，資財非舊有。黃蘗作驢鞦，始知苦在後。
買肉血甜甜，買魚跳鱍鱍。君身招罪累，妻子成快活。捷死渠家去，他人誰敢遏？一朝如破床，兩箇當頭脫。
憐底眾生病，餐嘗略不厭。蒸豚搵蒜醬，炙鴨點椒鹽。去骨鮮魚鱠，兼皮熟肉臉，不知他命苦，只取自家甜。
我見謾人漢，如籃盛水走。一氣將歸家，籃裏何曾有？我見被人謾，一似園中韭。日日被人傷，天生還自有。
寄語諸仁者，復以何為懷？達道見自性，自性即如來。天真元具足，修證轉差迴。棄本卻逐末，只守一場獃。
人生在塵蒙，恰如盆中蟲。終日行遶遶，不離其盆中。神仙不可比，煩惱計無窮。歲月如流水，須臾作老翁。
下愚讀我詩，不解卻嗤誚。中庸讀我詩，思量云甚要。上賢讀我詩，把著滿面笑。楊脩見幼婦，一覽便知玅。
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二十一，都來六百首。一例書巖石，自誇云好手，若能會我詩，真是如來母。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
碧澗泉水清，寒山月華白。默知神自明，觀空境逾寂。
瞋是心中火，能燒功德林。欲行菩薩道，忍辱護真心。
閒自訪高僧，煙山萬萬層。師親指歸路，月掛一輪燈。
閒遊華頂上，天朗月光輝。四顧晴空裏，白雲同鶴飛。
身著空花衣，足躡龜毛履，手把兔角弓，擬射無明鬼。
多少天台人，不識寒山子。莫知真意度，喚作閒言語。

粵自居寒山，曾經幾萬載。任運遯林泉，棲遲觀自在。巖中人不到，白雲常靉靉。細草作臥褥，青天為被蓋。快活枕石頭，天地任變改。
自羨山間樂，逍遙無倚托。逐日養殘軀，閒思無所作。時披古佛書，往往登石閣。下窺千尺崖，上有雲盤礴。寒月冷颼颼，身似孤飛鶴。
昔日極貧苦，夜夜數他寶，今日審思量，自家須營造。掘得一寶藏，純是水晶珠。大有碧眼胡，密擬買將去。余即報渠言：此珠無價數。
一生慵嬾作，憎重只便輕。他家學事業，余背一卷經。無心裝褾軸，來去省人擎。應病則說藥，方便度眾生。但自心無事，何處不惺惺？
有人笑我詩，我詩合典雅。不煩鄭氏箋，豈用毛公解？不恨會人稀，只為知音寡。若遣趁宮商，余病莫能罷。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
我見人轉經，依他言語會。口轉心不轉，心口相違背。心真無委曲，不作諸纏蓋。但且自省躬，莫覓他替代。可中作得主，是知無內外。
余勸諸稚子，急離火宅中。三車在門外，載你免飄蓬。露地四衢坐，當天萬事空。十方無上下，來往任西東。若得箇中意，縱橫處處通。
我見出家人，不習出家學。欲知真出家，心淨無繩索。澄澄絕玄玅，如如無倚託。三界任縱橫，四生不可泊。無為無事人，逍遙實快樂。
寒山出此語，復似顛狂漢。有事對面說，所以足人怨。心直出語直，直心無背面。臨死渡柰河，誰是嘍囉漢？冥冥泉臺路，被業相拘絆。
憶得二十年，徐步國清歸。國清寺中人，盡道寒山癡。癡人何用疑，疑不解尋思。我尚自不識，是伊爭得知？低頭不用問，問得復何為？有人來罵我，分明了了知。雖然不應對，卻是得便宜。
語你出家輩，何名為出家？奢華求養活，繼綴族姓家。美舌甜唇觜，諂曲心鉤加。終日禮道場，持經置功課。鑪燒神佛香，打鐘高聲和。六時養客舂，夜夜不得臥。只為愛錢財，心中不脫灑。見他高道人，卻嫌誹謗罵。驢屎比麝香，苦哉佛陁耶！
又見出家兒，有力及無力。上上高節者，鬼神欽道德。君王分輦坐，諸侯拜迎逆。堪為世福田，世人須保惜。下下低愚者，詐現多求覓。濁濫即可知，愚癡愛財色。著卻福田衣，種田討衣食。作債稅牛犁，為事不忠直。朝朝行獘惡，往往痛臀脊。不解善思

量，地獄苦無極。一朝著病纏，三年臥床席。亦有真佛性，翻作無明賊。南無佛陀耶，遠遠求彌勒。
常聞國大臣，朱紫簪纓祿。富貴百千般，貪榮不知辱。奴馬滿宅舍，金銀盈帑屋。癡福暫時扶，埋頭作地獄。忽死萬事休，男女當頭哭。不知有禍殃，前路何疾速？家破冷颼颼，食無一粒粟。凍餓苦悽悽，良由不覺觸。
上人心猛利，一聞便知玅。中流心清淨，審思云甚要。下士鈍暗癡，頑皮最難裂。直得血淋漓，始知自摧滅。看取開眼賊，鬧市集人決。死屍棄如塵，此時向誰說？男女大丈夫，一刀兩段截。人面禽獸心，造作何時歇？
我見轉輪王，千子常圍繞。十善化四天，莊嚴多七寶。七寶鎮隨身，莊嚴甚玅好。一朝福報盡，猶若棲蘆鳥。還作牛領蟲，六趣受業道。況復諸凡夫，無常豈長保？生死如旋火，輪迴似麻稻。不解早覺悟，為人枉虛老。
寒山有一宅，宅中無欄隔。六門左右通，堂中見天碧。房房虛索索，東壁打西壁。其中一物無，免被人來惜。寒到燒軟火，饑來煮菜喫。不學田舍翁，廣置田莊宅。盡作地獄業，一入何曾極？好好善思量，思量知軌則。
寒山無漏巖，其巖甚濟要。八風吹不動，萬古人傳妙。寂寂好安居，空空離譏誚。孤月夜長明，圓日常來照。虎丘兼虎谿，不用相呼召。世間有王傳，莫把同周邵。我自遯寒巖，快活長歌笑。沙門不持戒，道士不服藥。自古多少賢，盡在青山腳。
自聞梁朝日，四依諸賢士。寶誌萬迴師，四仙傅大士。顯揚一代教，作持如來使。建造僧伽藍，信心歸佛理。雖乃得如斯，有為多患累。與道殊懸遠，拆西補東爾。不達無為功，損多益少矣。有聲而無形，至今何處是？
我見凡愚人，多畜資財穀。飲酒食生命，謂言我富足。莫知地獄深，唯求上天福。罪業如毗富，豈得免災毒？財主忽然死，爭共當頭哭。供僧讀疏文，空是鬼神祿。福田一箇無，虛設一群禿。不如早覺悟，莫作黑暗獄。狂風不動樹，心真無罪福。寄語兀兀人，叮嚀再三讀。
心高如山嶽，人我不伏人。解講圍陁典，能談三教文。心中無慚愧，破戒違律文。自言上人法，稱為第一人。愚者皆讚歎，智者撫掌笑。陽燄虛空花，豈得免生老？不如百不解，靜坐絕憂惱。
儂家暫下山，入到城隍裏。逢見一群女，端正容貌美。頭戴蜀樣花，胭脂塗粉膩。金釧鏤銀朵，羅衣緋紅紫。朱顏類神僊，香帶氤氳氣。時人皆顧盼，癡愛染心意。謂言世無雙，魂影隨他去。

狗咬枯骨頭，虛自舐唇齒。不解返思量，與畜何曾異？今成白髮婆，老陋若精魅。無始由狗心，不超解脫地。
昨到雲霞觀，忽見僊尊士。星冠月帔橫，盡云居山水。余問神僊術，云道若為比？謂言靈無上，玅藥心神秘。守死待鶴來，皆道乘魚去。余乃返窮之，推尋勿道理。但看箭射空，須臾還墜地。饒你得僊人，恰似守屍鬼。心月自精明，萬象何能比？欲知僊丹術，身內元神是。莫學黃巾公，握愚自守擬。
我有六兄弟，就中一箇惡。打伊又不得，罵伊又不著。處處無柰何，耽財好婬殺。見好埋頭愛，貪心過羅剎。阿爺惡見伊，阿孃嫌不悅。昨被我捉得，惡罵恣情掣。趁向無人處，一一向伊說。汝今須改行，覆車須改轍。若也不信受，共汝惡合殺。汝受我調伏，我共汝覓活。從此盡和同，如今過菩薩。學業攻鑪冶，鍊盡三山鐵。至今靜恬恬，眾人皆讚說。
我見世間人，堂堂好儀相。不報父母恩，方寸底模樣。欠負他人錢，蹄穿始惆悵。箇箇惜妻兒，爺孃不供養。兄弟似冤家，心中常悒快。憶昔少年時，求神願成長。今為不孝子，世間多此樣。買肉自家噇，抹觜道我暢。自逞說嘍囉，聰明無益當。牛頭努目嗔，始覺時已暴。擇佛燒好香，揀僧歸供養。羅漢門前乞，趁卻閒和尚。不悟無為人，從來無相狀。封疏請名僧，嚼錢兩三樣。雲光好法師，安角在頭上。汝無平等心，聖賢俱不降。凡聖皆混然，勸君休取相。勸你三界子，莫作勿道理。理短被他欺，理長不柰你。世間濁濫人，恰似黍粘子。不見無事人，獨脫無能比。早須返本源，三界任緣起。清淨入如流，莫飲無名水。
三界人蠢蠢，六道人茫茫。貪財愛淫欲，心惡若豺狼。地獄如箭射，極苦若為當？兀兀過朝夕，都不別賢良。好惡總不識，猶如豬及羊。共語如木石，嫉妒似顛狂。不自見己過，如豬在圈臥。不知自償債，卻笑牛牽磨。
多少般數人，百計求名利。心貪覓榮華，經營圖富貴。心未片時歇，奔突如煙氣。家眷實團圓，一呼百諾至。不過七十年，冰消瓦解寘。死了萬事休，誰人承後嗣？水浸泥彈丸，方知無意智。推尋世間事，仔細總要知。凡事莫容易，盡愛討便宜。護即獘成好，毀即是成非。故知雜濫口，背面總由伊。冷煖我自量，不信奴唇皮。
棲遲寒巖下，偏訝最幽奇。攜籃採山茹，挈籠摘果歸。蔬齋敷茅坐，啜啄食紫芝。清沼濯瓢缽，雜和煮稠稀。當陽擁裘坐，閑讀古人詩。
雲山疊疊連天碧，路僻林深無客遊。遠望孤蟾明皎皎，近聞群鳥語啾啾。老夫獨坐棲青嶂，少室閒居任白頭。可歎往年與今日，

無心還似水東流。
丹丘迥聳與雲齊，空裏五峰遙望低。雁塔高排出青嶂，禪林古殿入虹蜺。風搖松葉赤城秀，霧吐中巖僊路迷。碧落千山萬仞見，藤蘿相接次連谿。
貪愛有人求快活，不知禍在百年身。但看陽燄浮漚水，便覺無常敗壞人。丈夫志氣直如鐵，無曲心中道自真。行密節高霜下竹，方知不枉用心。
余曾昔睹聰明士，博達英雄無比倫。一選佳名喧宇宙，五言詩句越諸人。為官治化超先輩，直為無能繼後塵。忽然富貴貪財色，瓦解冰消不可陳。
汝謂埋頭癡兀兀，愛向無明羅剎窟。再三勸你早修行，是你頑癡心恍惚。不肯信受寒山語，轉轉倍加業汩汩。直待斬首作兩段，方知自身奴賊物。
世間何事最堪嗟？盡是三途造罪桓。不學白雲巖下客，一條寒衲是生涯。秋到任他林葉落，春來從你樹開花。三界橫眠無一事，清風明月是吾家。
我家本住在寒山，石巖棲息離煩緣。泯時萬象無痕跡，舒處周流遍大千。光影騰輝照心地，無有一法當現前。方知摩尼一顆珠，解用無方處處圓。
世人何事可吁嗟，苦樂交煎勿底涯。生死往來多少劫，東西南北是誰家？張王李趙權時姓，六道三途事似麻。只為主人不了絕，遂招遷謝逐迷邪。
余家本住在天台，雲路煙深絕客來。千仞巖巒深可遯，萬重谿澗石樓臺。樺巾木屐沿流步，布裘藜杖繞山迴。自覺浮生幻化事，逍遙快樂實奇哉。
余見僧繇性希奇，巧玅間生梁朝時。饒邈虛空寫塵跡，無因畫得誌公師。
久住寒山凡幾秋，獨吟歌曲絕無憂。饑餐一粒伽陀藥，心地調和倚石頭。
眾星羅列夜深明，巖點孤燭月未沉。圓滿光華不磨瑩，掛在青天是我心。
老病殘年百有餘，面黃頭白好山居。布裘擁質隨緣過，豈羨人間巧樣模？
千年石上古人蹤，萬丈巖前一點空。明月照時常皎潔，不勞尋討問西東。
寒山頂上月輪孤，照見晴空一物無。可貴天然無價寶，埋在五陰溺身軀。

我向前谿照碧流，或向巖邊坐磐石。心似孤雲無所依，悠悠世事何須覓？
千生萬死何時已，生死來去轉迷情。不識心中無價寶，恰似盲驢信腳行。
心神用盡為名利，百種貪婪進己軀。浮生幻化如燈燼，塚內埋身是有無。
一住寒山萬事休，更無雜念掛心頭。閒於石壁題詩句，任運還同不繫舟。
寒山道，無人到，若能行，稱十號。有蟬鳴、無鴉噪，黃葉落、白雲掃，石磊磊、山隩隩。我獨居，名善導，仔細看，何相好？
寒山寒，冰鎖石，藏山青，現雪白。日出照，一時釋，從茲煖，養老客。
我居山勿人識，白雲中常寂寂。
寒山深，稱我心，純白石，勿黃金。泉聲響，撫伯琴，有子期，辨此音。
重巖中，足清風，扇不搖，涼氣通。明月照，白雲籠，獨自坐，一老翁。
寒山子，長如是，獨自居，不生死。
我見世間人，箇箇爭意氣，一朝忽然死，只得一片地。闊四尺，長丈二。汝若會，出來爭意氣，我與汝立碑記。
有人兮山陘，雲卷兮霞纓。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悵兮猶疑，蹇獨立兮忠貞。
家有寒山詩，勝汝看經卷，書放屏風上，時時看一遍。

拾得詩附

自從到此天台寺，經今早已幾冬春，山水不移人自老，見卻多少後生人。君不見，三界之中分擾擾，只為無明不了絕，一念不生心澄然，無去無來不生滅。
我見頑鈍人，燈心拄須彌。蟻子齧大樹，焉知氣力微？學咬兩莖菜，言與祖師齊。火急求懺悔，從今輒莫迷。
君見月光明，照燭四天下，圓輝掛太虛，瑩淨能瀟灑。人道有虧盈，我見無衰謝，狀似摩尼珠，光明無晝夜。
余住無方所，盤礴無為理，時陟涅盤山，或翫香林寺。尋常只是閒，言不干名利。東海變桑田，我心誰管你？
左手握驪珠，右手執慧劍，先射無明賊，神珠吐光燄。傷嗟愚癡人，貪愛那生厭，一墮三途間，始覺前程險。

般若酒泠泠，飲多人易醒。余住天台山，凡愚那見形。常遊深谷洞，終不逐時情。無愁亦無慮，無辱也無榮。
諸佛留藏經，只為人難化。不唯賢與愚，箇箇心構架。造業大如山，豈解懷憂怕？那肯細尋思，日夜懷奸詐？
嗟見世間人，箇箇愛喫肉。碗楪不曾乾，長時道不足。昨日設箇齋，今朝宰六畜。都緣業使牽，非干情所欲。一度造天堂，百度造地獄。閻羅使來追，合家盡啼哭。鑪子邊向火，鑊子裏澡浴。更得出頭時，換卻汝衣服。
出家要清閑，清閑即為貴。如何塵外人，卻入塵埃裏？一向迷本心，終朝役名利。名利得到身，形容已憔悴。況復不遂者，虛用平生志。可憐無事人，未能笑得汝。
養兒與取妻，養女求媒娉。重重皆是業，更殺眾生命。聚集會親情，總來看盤飣。目下雖稱心，罪簿先注定。
得此分段身，可笑好形質。面貌似銀盤，心中黑如漆。烹豬又宰羊，誇道甜如蜜。死後受波吒，更莫稱冤屈。
佛哀三界子，總是親男女。恐沉黑暗坑，示儀垂化度。盡登無上道，俱證菩提路。教汝癡眾生，慧心勤覺悟。
佛捨尊榮樂，為愍諸癡子。早願悟無生，辦集無上事。後來出家者，多緣無業次。不能得衣食，頭鑽入於寺。
嗟見世間人，永劫在迷津。不省者箇意，修行徒苦辛。
我詩也是詩，有人喚作偈。詩偈總一般，讀者須仔細。緩緩細披尋，不得生容易。依此學修行，大有可笑事。
有偈有千萬，卒急述應難。若要相知者，但入天台山。巖中深處坐，說理及談玄。共我不相見，對面似千山。
世間億萬人，面孔不相似。借問何因緣，致令遣如此？各執一般見，互說非兼是。但自修己身，不要言他已。
男女為婚嫁，俗務是常儀。自量其事力，何用廣張施？取債誇人我，論情入骨癡。殺他雞犬命，身死墮阿鼻。
世上一種人，出性常多事，終日傍街衢，不離諸酒肆。為他作保見，替他說道理，一朝有乖張，過咎全歸你。
我勸出家輩，須知教法深。專心求出離，輒莫染貪婬。大有俗中士，知非不受金。故知君子志，任運聽浮沉。
寒山自寒山，拾得自拾得。凡愚豈見知？豐干卻相識。見時不可見，覓時何處覓？借問有何緣，向道無為力。
從來是拾得，不是偶然稱。別無親眷屬，寒山是我兄。兩人心相似，誰能狗俗情？若問年多少，黃河幾度清？
若解捉老鼠，不在五白貓，若能悟理性，那由錦繡包？真珠入席袋，佛性止蓬茅。一群取相漢，用意總無交。

運心常寬廣，此則名為布。輟己惠於人，方可名為施。後來人不知，焉能會此義？未設一庸僧，早擬望富貴。
獼猴尚教得，人可不憤發。前車既落坑，後車須改轍。若也不知此，恐君惡合殺。比來是夜叉，變即成菩薩。
躑躅一群羊，沿山又入谷。看人貪竹塞，且遭豺狼逐。元不出孳生，便將充口腹。從頭喫至尾，[飢-几+內][飢-几+內]無餘肉。
銀星釘秤衡，綠絲作秤紐。買人推向前，賣人推向後。不顧他人怨，唯言我好手。死去見閻王，背後插掃帚。
閉門私造罪，准擬免災殃。被他惡部童，抄得報閻王。縱不入鑊湯，亦須臥鐵床。不許雇人替，自作自身當。
閑入天台洞，訪人人不知。寒山為伴侶，松下嗽靈芝。每談今古事，嗟見世愚癡。箇箇入地獄，那得出頭時？
古佛路凄凄，愚人到卻迷。只緣前業重，所以不能知。欲識無為理，心中不掛絲。生生勤苦學，必定睹吾師。
各有天真佛，號之為寶王。珠光日夜照，玄玅卒難量。盲人常兀兀，那肯怕災殃？唯貪婬佚業，此輩實堪傷。
出家求出離，哀念苦眾生。助佛為揚化，令教選路行。何曾解救苦？恣氣亂縱橫。一時同受溺，俱落大深坑。
常飲三毒酒，昏昏都不知。將錢作夢事，夢事成鐵圍。以苦欲捨苦，捨苦無出期。應須早覺悟，覺悟自歸依。
少年學書劍，叱馭到京州。聞伐匈奴盡，娑婆無處遊。歸來翠巖下，席草枕清流。壯士志朱紱，獼猴騎土牛。
後來出家子，論情入骨癡。本來求解脫，如何受驅馳？終朝遊俗舍，禮念作威儀。博錢沽酒喫，翻成客作兒。
無事閒快活，唯有隱居人。林花長似錦，四季色常新。或向巖間坐，旋瞻丹桂輪。雖然身暢逸，猶念世間人。
我見出家人，總愛喫酒肉。此合上天堂，卻沉歸地獄。念得兩卷經，欺他市廛俗。豈知廛俗人，大有根性熟？
嗟見多知漢，終日枉用心。岐路逞嘍囉，欺謾一切人。唯作地獄滓，不修來世因。忽爾無常到，定知亂紛紛。
迢迢山徑峻，萬仞險隘危。石橋莓苔綠，時見片雲飛。瀑布懸如練，月影落潭輝。更登華頂上，猶待孤鶴期。
松風冷颼颼，片片雲霞起。匝匝幾重山，縱目千萬里。谿潭水澄澄，徹底鏡相似。可貴靈臺物，七寶莫能比。
水浸泥彈丸，思量無道理。浮泡夢幻身，百年能幾幾？不解細思維，將言長不死。誅剝壘千金，留將與妻子。
世有多解人，愚癡學閑文。不憂當來果，唯知造惡因。見佛不解禮，睹僧倍生瞋。五逆十惡輩，三毒以為鄰。死定入地獄，未有

出頭辰。
可笑是林泉，數里少人煙。雲從巖嶂起，瀑布水潺潺。猿啼唱道曲，虎嘯出人間。松風清颯颯，鳥語聲關關。獨步繞石澗，孤陟上峰巒。時坐盤陁石，偃仰攀蘿沿。遙望城隍處，唯間鬧喧喧。自笑老夫筋力敗，偏戀松巖愛獨遊，可歎往年至今日，任運還同不繫舟。
無去無來本湛然，不拘內外及中間，一顆水精絕瑕翳，光明透滿出人間。
雲山疊疊幾千重，幽谷路深絕人蹤，碧澗清流多勝境，時來鳥語合人心。
三界如轉輪，浮生若流水，蠢蠢諸品類，貪生不覺死。汝看朝垂露，能得幾時子？
悠悠塵裏人，常樂塵中趣。我見塵中人，心多生憫顧。何哉憫此流，念彼塵中苦。

豐干詩附

余自來天台，曾經幾萬迴。一身如雲水，悠悠任去來。逍遙絕無鬧，忘機隆佛道。世間岐路心，眾生多煩惱。兀兀沉浪海，漂漂輪三界。可惜一靈物，無始被境埋。電光瞥然起，生死紛塵埃。寒山特相訪，拾得常往來。論心話明月，太虛廓無礙。法界即無邊，一法普遍該。
本來無一物，亦無塵可拂。若能了達此，不用坐兀兀。

寒山子詩集(終)

大聖愍眾生溺于淫殺業海，不能解脫。是以乘大願輪，垂蹟混塵，觸境題詠，含蓄至理，此其陰有遺付也。凡具死心者，請勤覺悟云。
萬曆己亥冬釋普文題于幻寄齋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